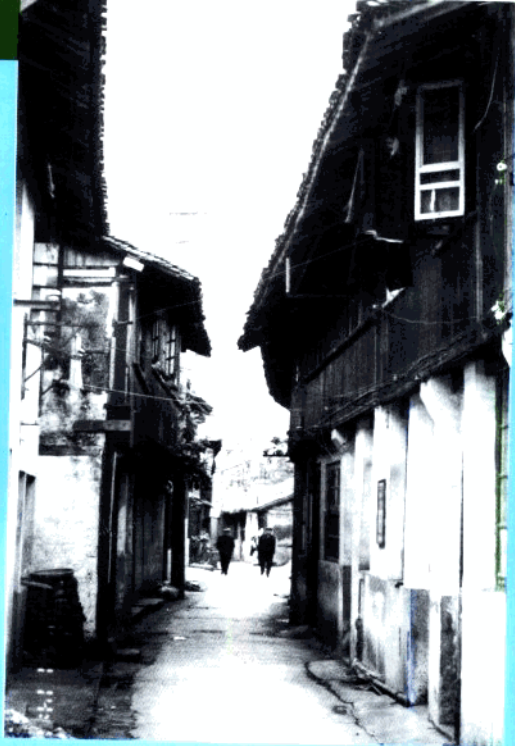


春申文化丛书



张乃清 著

陈行史话

春申潮报编辑部出版

春申文化丛书

陈行史话

张乃清 著

春申潮报编辑部出版

陈行史话

张乃清著

2000年8月出版

印数1000册

工本费每册10元

前 言

乡有史，地有志，纂史编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新千年来临之际，《陈行史话》一书以丰富的史料和生动的故事，将陈行地区上千年的水文历史作了充分的展示，值得我们高兴和庆贺。

陈行镇地处浦江之滨，土地肥沃，气候温和，交通便利，特产丰富，可谓人杰地灵，典型的鱼米之乡。陈行人祖辈辈劳动、奋斗、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这块土地上名士辈出、书香四溢，忠烈抗倭、英勇不屈，名医硕德博学，巧匠技高艺强，乐施好义世代传承，敬老爱幼，蔚然成风，革命英烈永垂青史，他们为陈行的繁荣昌达写下了不少值得珍惜的篇章。秦荣光先生“经济胥从学问来，读书有用始奇才”，“人生百年，苟无裨益于社会，则虚度此生”的遗言；黄炎培先生为中河小学亲题“学做人”的校训，至今给人以启迪；城隍庙联，誉意益彰。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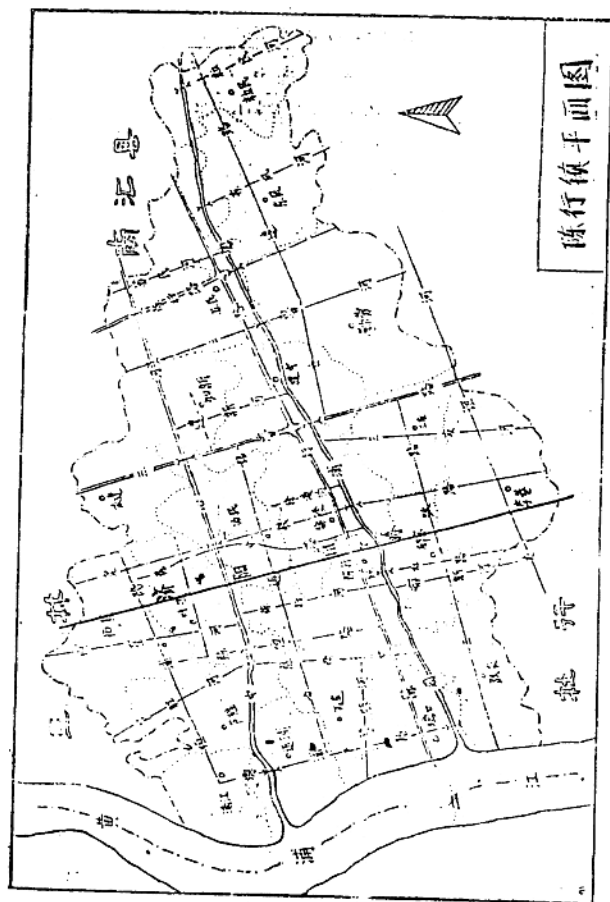
改革开放的和煦春风吹遍了陈行这江南水乡。陈行人民弘扬优良传统，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深化改革，锐意进取，百业俱兴，谱写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崭新篇章。

“爱国必从敬乡始”，“不知其乡，何能爱乡，不爱其乡，何能爱国”，这些都是先辈的谆谆遗训。我们深信，阅读《陈行史话》，不只会勾起人们对过去岁月的美好回忆，或引起苦涩的一笑，更必将会激励陈行人对家乡的无限热爱，进而增强对建设好家乡的今天、明天的信心和雄心。同时，我们希望每一个陈行人，以史为镜，以史为鉴，把家乡的变化发展，作为一个观察站、瞭望台，去纵观横视整个祖国大地的江海翻腾，风雷激荡。

无疑，未来的陈行不再是田园作坊式的场景，而必将是一幅更为绚丽多彩的图画。

张金弟

（作者系陈行镇党委书记）



目 录

前言.....	张金弟(1)
---------	--------

第一章 福地净土

古貌寻踪.....	(1)
长寿寺.....	(2)
秦氏始迁祖.....	(4)
上海城隍秦裕伯.....	(6)
男纺女织的时代.....	(8)
僻乡风情	(11)

第二章 三镇七图

沉浮二百年	(13)
桥头兴市	(14)
陈家木行	(17)
徽商胡氏	(18)
塘口	(19)
七图相守上海县	(21)

第三章 乡绅美俗

学而优则仕	(25)
书生不信拳师	(27)

闹荒避乱	(28)
秦荣光出山	(30)
周浦塘免役之争	(31)
盐捕营扰民案	(32)
武庙成了汇善堂	(34)
第四章 兴学义举	
“兄弟同榜”喜与忧	(36)
创设三林书院	(37)
开学堂	(38)
大师遗风	(39)
名师出隼才	(42)
第五章 自治维新	
胡祖德受命负重	(44)
秦锡田引来新思潮	(45)
三乡联区	(47)
西园扬新风	(48)
乡里诞生议事会	(50)
度民桥畔贺新年	(52)
第六章 乱世桃园	
还是家乡好	(55)
名医巧匠	(57)
秦锡田潜心修志	(58)
“六桥老人”“问俗闲翁”	(60)
时局又多变	(63)
第七章 劫难偷生	
梓乡饮泣	(65)
双重压榨	(67)
一曲大江东	(69)

铁蹄下的“念宣卷”	(70)
第八章 大地重光	
劫后余生	(72)
护丁大队	(73)
人民解放的日子	(74)
赤子情深	(75)
 近 50 年来大事记	(79)
风土诗文选	(94)
本地传说选	(107)
今日陈行镇	(114)
后记	(117)
 《春申文化丛书》介绍	(119)

第一章 福地净土

古貌寻踪

陈行地区，地处黄浦江中游段（原大黄浦）东岸，周浦塘横贯东西，蜿蜒曲折，里人称有“一湾一曲一村庄”。

浦东古属华亭海。春秋战国时，这里还是一片海滩。直至唐开元元年（712年），重筑捍海塘堤时，沿海岸线尚在如今的周浦、北蔡、航头一带。

自三国吴时（222—280年）起，这里的海滨有寨兵驻防，又有流民从太湖流域顺势东迁，居人渐多。相传，如今陈行的丁连村鲁家宅，三国吴时有鲁姓兄弟俩奉命驻守在此，后来索性就地建立家园，便有了鲁家村宅。周浦塘畔的徐凌村梅园宅，以前的村民均为孙姓，相传是三国吴主孙权的后裔集居地之一。

吴大帝孙权及陆逊的子孙都喜爱游猎。这里是新涨的河滩，有几处草木茂密，被称作“五茸”。飞禽野兽栖息其间，自然成了他们驰马游猎的好地方，以致到处留下了“吴王猎场”和“陆机茸”的遗迹和传说。

如今陈行的恒星村华家宅，相传当年就是吴王猎场之一。元代上海建县时，这里就称作射猎村，后来又立射猎庙在此，时有庙屋48间，规模不小。

如今的叶凌村五队，史称晒旗场。相传，吴王射猎时突然遇到了暴雨，一时无处避身，翩翩猎旗均被雨水浇湿，只好待雨停后就

地凉晒。于是，这里便有了后来的晒旗宅地名，至今犹存。

在周浦塘南岸，如今陈行的跃农村2队，相传当年吴王狩猎时，在此“六军排马成行”，声势浩大，令人难忘。因此，后来在此立了座排马庙，俗称排王庙。

这三处遗迹，地处今周浦塘南北，方圆数公里，可见当年贵胄们纵情游猎，何等潇洒。而当他们遇到大雨时却无处避身，又可见这里尚居人稀少，一片荒野。但不管如何，这里“南去晒旗场咫尺，排马南岸迹千秋”，陈行人为此自豪和尊崇，以致这里的射猎庙和排马庙历代有里人捐资修葺，还捐义田以保香火不断，每逢十月初一、初二必有庙会，当地称“十月朝”。

周浦塘是黄浦江的重要支流，别称杜浦、漕溪。历代都是漕运干河，长13公里（陈行地区在下游，约占9.4公里），排灌受益面积达3万亩。八月涨潮时，场面也颇壮观，秦锡田诗《杜浦观潮》称：“西风挟潮至，一线吼银虬，大地恣吞吐，吾身如泛区。”

周浦塘南岸最大的支流是鹤坡塘，由题桥东入口，南截沈庄塘，入王家浜（今姚家浜）。相传如今的南汇下沙，史称鹤窠村，为三国吴时陆逊养鹤处。他所养的华亭鹤，不卵而胎，人称仙种。由此，鹤坡塘流域又有陆逊及陆机、陆云放鹤的踪迹。后来建有鹤坡道院，名垂史册。

长寿寺

北宋末年（1126年），发生“靖康之难”，金灭北宋。翌年，南宋政权建立，不久南迁，定都临安（今杭州）。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移到了江南，特别是江浙一带，上海地区的经济、人口和文化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

中原人民纷纷南下，南宋政权对这些移民给予优惠政策，允许他们开垦滩涂，免除三年租税。诸多儒生面对国破家亡的社会现

实，悄然隐居僻壤。在周浦塘两岸，这样的垦荒者、隐居者日益增多。

尤其是建炎年间(1127—1130年)，朝廷设立下沙盐课司，管理沿海三大盐场，下分九团，浦东成了“引海煮盐”之地，周浦塘则成为运盐的主要河道之一，两岸逐渐得以发展。

乾道年间(1165—1173年)，沿海又兴筑了下砂捍海塘堰(即里护塘)。这时，对岸浦西新建了宁国寺，寺西叫“八千亩”的地方正在形成乌泥泾镇。于是，有两位法号为如行和飞锡的游僧来到周浦塘与鹤坡塘交会处(今陈行的勤劳村)，在南岸筹建了一座小庙。不久，遇上了官职为忠翊郎、东南正将的潘德刚。潘德刚家居附近(今陈行的三友村)，乐于捐资，于宝祐年间(1253—1258年)，兴建起颇有规模的长寿寺，并植下5棵银杏树。长寿寺的兴建，给周浦塘流域带来了生机，在以后的数百年间，它是这一带最具人气的地方。

元至治年间(1321—1323年)，名士赵孟頫为长寿寺书额，又有杨载(字仲宏)撰写了《长寿寺碑记》。数十年后，隐居到乌泥泾镇来的才气俊爽的诗人王逢(字原吉)特作《题鹤坡长寿寺》诗：“招提谁建长寿寺，宝祐年间忠翊郎。将种久归农版籍，佛灯长似日容光。六时螺呗潮音壮，满目乌鸢野色荒。老我愿为僧一日，尽招新鬼上慈航。”长寿寺几经兴衰，几度重修，至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七月，寺内有四朵并头莲花盛开，寓示长寿寺进入鼎盛时期。次年，寺僧恒贯特请贡生潘牧(字甸君，号牧园)编出《长寿寺珠林世谱》，汇集历代文献，核考本宗世系，为建寺以来三十六代寺僧一一作传，并附录历代有关诗文，为长寿寺描述出了辉煌的历史画卷。

南宋时的潘德刚另一大贡献，是捐资在鹤坡塘畔(今陈行建中村4队)兴建了鹤坡道院，俗称鹤坡庙。一些隐居的儒生在此改换道装，供养“三清”，回避世事纷争，显示自己的气节。元代诗人王逢游罢长寿寺，又登上鹤坡道院的寥阳阁，赋七律一首：“咸淳地僻耸

寥阳，丹碧瞳眊照下方。海岳夜朝笙鹤驾，星辰日待袞龙章。太清三境何高爽，九月黄埃若混茫。蝼蚁小臣身草泽，寸心徒曳五云旁。”

秦氏始迁祖

宋末咸淳年间(1265—1274年)，元世祖忽必烈率蒙古兵马大举南下，天下大乱。

一天，又一股人流渡过长江，顺吴淞江而来。人流中，挟带着北宋著名词人秦观的六世孙秦知柔及知微、知刚、知立、知彰四个胞弟。谁也没有想到，他们的到来，给日后陈行地区的历史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

秦观(1049—1100年)，字少游，一字太虚，扬州高邮人，出身书香门第，少有奇才，深受苏轼、王安石的看重。苏轼“勉以应举，为亲养，始登第”。秦观因此中进士后，先后做过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太学博士。他在文学上既继承了苏轼的豪放风格，人称“苏门四学士”之一，又具有自己特色，在政治上也与苏轼浮沉相连。因当时的新旧党争，秦观被指控为“只知有苏轼，不知有朝廷”而屡遭放逐，终年仅52岁。死后多年，才由南宋朝廷追授为龙图阁学士。尽管他儿子秦湛出任常州通判后，家境稍有好转，但不久遭遇元兵南下，秦氏家族便分崩离析。

秦知柔，字以知，号节斋，相传他“挟其谱牒图像渡江而东”，率全家流落到黄浦江畔，定居沪渎(今石门一路苏州河附近)，筑室治圃，后将胞弟知立安家 in 赵屯村(今青浦区境内)，又将知微迁居九团(今浦东龚路镇北)，而知刚、知彰最终还是被送回扬州老家。

1279年建立元朝后，社会逐渐平静。元贞初年(约1295年)，经浙东宣慰使、市舶提举使费榘(字松之)的推荐，秦知柔出任江浙行省中书省僭使兼廉访使(元代的肃政廉访使主管地方司法刑狱

和官吏考核)。他娶王氏为妻，生有良颢、良颙二子。他死后葬在肇家浜右淡井庙北(遗址在今永嘉路12号内)，名士赵孟頫题碑“元处士节孝先生秦公之墓”。

1300年前后，秦氏兄弟都获官职而举家迁往浦东。二十多岁的秦良颢(字信甫，号述斋)于大德年间(1297—1300年)出任浙西榷鹺使，从北方的大名(今河北大名东)学成南下。其兄秦良颙曾任长人乡里正，于至顺年初(约1331年)，出任鹤沙盐运使监税官，安家在盐运河畔，具体安在了何处呢？史书说是闸港，然而，闸港之名既是指黄浦江的一条重要支流，又是指日后在此河道入口处兴建的集镇。当时，黄浦江称上海浦，还未改道，闸港是黄浦江水出海及沟通沿海盐场的主干道之一。尽管闸港北岸曾有秦家行(今鲁汇镇汇东村里秦宅、外秦宅)，但据良颢及子孙大多葬在“长人乡王家港北”，良颢及两儿子都葬在长寿寺西，日后又在此建秦公墓和秦公祠，可见所谓定居“闸港北”，实是在闸港北面王家浜(今姚家浜)的鹤坡塘入口附近(史称长人乡十九保六十图，今杜行谈家港东)。甚至可推断，秦良颢在出任长人乡里正时就住在这里了。

迁居后一二年，秦良颢即逝世，将父亲在淡井庙的坟迁来一起葬在了这“闸港北”。良颢留下儿子良佐，曾任武乐县知县(日后的陈行秦氏均为这一脉)。

而秦良颢名声显赫，因元廷为加强其统治，强迫汉人都学蒙古文，良颢在华北的文化中心大名府求学后，成为专家。他从师萧氏，尽究精奥，搜集蒙古文史传故事及时务三百余条，编译成汉文的知识大全《纂通》；又掇拾师言，兼采别说，辑成《一贯》；并取蒙古及维吾尔问答之言，编成《吹万集》。当时，汉人学蒙古文者无出其右，因此他年纪轻轻就出任国子监学录。十八九岁时，娶唐氏为妻，生下了秦裕伯。大德年间，他南下任浙西榷鹺使后，在这里生活了50多年，享年78岁，其妻唐氏享年80多岁，由秦裕伯陪伴晚年生活，并安葬在长寿寺西侧。值得提示的是，此时长寿寺已兴建了一百年。

上海城隍秦裕伯

被尊为“上海县城隍老爷”的秦裕伯，字惟镜、蓉卿，号景容，别名葵斋，是秦观的八世孙，生于元元贞二年六月十二日（1296年7月25日）。娶妻储氏，为周浦望族，生子名世隆，可惜早歿。他49岁时，方中进士，出任湖广行省照磨，6年后，赴山东高密县任知县。据《山东通志》、《高密县志》等称，其在任3年间，筑县城，建县学，整饬税收，并建立赈济体系，甚得民心，政通人和。元贞十三年任福建行省郎中，为官恩威并施，曾规定盗匪首次捕获，发款嘱其自谋生活；再捕获则杖数十记，令其归耕；第三次则数罪合科，加重罚，令“清白”而死，即将罪犯投入石灰坑毕命。以此告诫鸡鸣狗盗之徒，要行善事，清白为人。因此，裕伯为政期间盗贼匿迹，百姓称颂，赢得“公正干练”的美名。后又任行台侍御史、延平路总管兼管内劝农事。

元末，战火纷飞，天下大乱。至正十四年（1354年），裕伯作为一名儒生，对分崩离析的时势丧失信心，为照料年及八旬的父母，弃官返回故里，时年58岁。一年后，其父逝世，他与老母又相伴了10年。其间，裕伯与后来流寓乌泥泾的著名诗人王逢交往甚密，裕伯年长24岁，两人结下忘年交。王逢在乌泥泾筑最闲园后，文人相聚时，裕伯也前往唱和。王逢《梧溪集》中的《登君堂奉陪秦景容郎中太夫人唐氏八十寿席》诗：“登君堂，拜君母，坐君右，酌君酒，君冠切云藻火纁，封腹割鲜会昆友。霞觞载称载献寿，两行蛾眉小垂手。鼓吏踈蹀进轩牖，清歌袅袅丝紫藕……”可见当年秦家的排场和双方的情谊之热烈。

裕伯归里时，仍“耳目聪明，筋力不倦，高谈剧饮，手不释卷。平生所著意见及典籍格言，历代奏议，日取阅之，爱君爱国之念，耿耿不能忘也。”当地在长浜口上建桥，众人请其题名。裕伯手书“大

通”，可乡民直呼“裕伯题桥”，俗讹“俞伯奇桥”，后来人们简称“题桥”，并成了地名。

可是不久烦心事接踵而来。起义军首领张士诚占据苏州后，慕其学名，两次派人上门招贤，裕伯固辞不允。朱元璋立为吴王后，吴元年正月也征召他出山。裕伯生性固执，对使者说：“食元禄二十余年而背之，是不忠也；母丧未终忘哀出而拜命，是不孝也。”特作《上中书丞相却聘书》。洪武元年（1368年）四月，朱元璋再征，裕伯已70多岁，称病不起，又作《再上丞相却聘书》，并由亨伯代兄赴南京辞谢。可朱元璋不罢休，手书征召，诏书称：“海滨之民好斗，裕伯智谋之士而居此地，苟坚守不起，恐有后悔。”裕伯生怕祸及桑梓，只得垂泪告别故里，随使者入朝。入朝后，授翰林侍读学士，但他受事不受职，固辞不允。次年改待制，旋为治书侍御史。设科取士后，与御史中丞刘基（伯温）为京畿主考官。不久，以病辞官返回故里。其间，裕伯是否就任明朝官职，史料说法矛盾尚待考。

元明易代之际，为防朱元璋猜忌之心，不愿祸及后人，裕伯宁可绝传，始终未有纳妾。同时，为防谗毁之人，裕伯渐息交绝游，销声匿迹。他仅在洪武元年八九月间，手书了杨维禎为明代上海首任知县祝挺撰写的《祝大夫碑》。

相传，裕伯谢世后，朱元璋以为“生不为我臣，死当卫我土”，封其为上海县城隍神，追谥“显佑伯”。但究竟何时诰封，说法不一。

明代名士唐寅曾为裕伯题辞：“市衣致龙袞之勤，林下来朝廷之敕。生有奇功，死有遗泽。欤！斯人也，山水同风，万古不息者秦！”《秦氏家谱·裕伯公佑民记》中，详实记载了“城隍老爷”显灵佑民的实例，虽为神化之语，但真切反映了当地百姓对他的崇敬。

明万历九年（1581年），在长寿寺西侧建造了秦公墓，占地2.25亩。主穴为裕伯夫妻合葬墓，一侧为其子世隆墓，左穴为其弟亨伯夫妻合葬墓。墓前置有石翁仲、石虎、石羊各二。墓上黄茅如带，不生杂草，俗呼黄泥坟。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加封裕伯为

“护海公”，并进一步兴修墓道，建坊植碑。第二年秋，墓旁的秦公祠落成。祠内主奉裕伯，侧奉其父、其弟、其子。苏松太兵备道沈秉成撰《重修长寿里秦公墓祠记》，并勒石于祠之西壁。祠内书沈秉成所题楹联：“淮海旧簪缨辅世长民莫如德，沪淞鍾间气聪明正直谓之神。”上海县知县陈其元撰联：“三诏起孤忠大节躬完青史莫名留此恨，一门皆杰士荒丘骨闷丹枕不泯列为神。”知县叶延眷撰联：“庙祀沪江崇忠义成神百世粉榆犹被泽，家声淮海旧英贤接武一门桥梓尽知名。”每逢上巳、重阳，由知县亲临主祭或遣学官僚佐代祭拜跪，祝献礼仪肃穆，至民国初年不衰。由此可见长寿寺一带，历代都是令人关注的地方。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秦公墓于1958年被毁，但1963年出土盛骨石匣一具，1999年又发现了裕伯父亲良颢的墓碑，现存闵行区文物陈列室作收藏。上海城内城隍庙在数百年间屡经修葺，一度移作他用，1995年1月上海城隍庙大殿重新修复。上海市道教协会城隍庙修复委员会于1月16日举行迎神、安神仪式，上海城隍大神即懿德夫人宝像重又面世。庙联云：“做个好人，心正身安魂梦稳；行些善事，天知地鉴鬼神钦。”

男纺女织的时代

元代，对陈行地区的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另一位著名历史人物，便是家住黄浦江西岸乌泥泾的黄道婆。就在上海县立县（1292年）才几年，及秦裕伯出生的1296年前后，饱经风霜的黄道婆从海南岛崖州返回故里，给黄浦江两岸的农民兄弟带来了优质棉种和纺织技术。

陈行地区地势不平，河道纵横而冈滩田多，以潮泥和吹积泥为主，而且坟冢又多，不宜种水稻，大多植棉花。因此，这里的种植布局历代都是“七棉三稻”。棉花、棉布原不是中国的特产，由海船不